



云深处

□王伟娟

记忆中的回乡路,总是绕不开那片云和梯田。

小时候,每逢假期,我便会跟随父母踏上归途,穿越蜿蜒的山路,而那梯田,便是路上的第一道风景。

每次路过,我都会忍不住探出头去,贪婪地望着那片绿色。那时的梯田,还没有如今这般声名远扬,也没有熙熙攘攘的游客。它就像一位羞涩的少女,静静地躲在群山之间,只有零零星星的几个农夫在田间辛勤劳作。

每当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时,我的心就仿佛被某种力量牵引着,向着那片绿色飞去。此时的梯田并没有太多的修饰,一切都显得那么质朴而真实。我总会问父亲:“这片梯田为什么叫云和梯田呢?”父亲总是笑着回答:“因为这里的云和梯田总是相依相伴,云从山间飘过,梯田就像一面镜子,倒映着云的影子”。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,心中却对这片梯田充满了更多的好奇与向往。

随着时光的流逝,我渐渐长大,开始去外地求学、工作,离家的日子越来越

多。那片梯田,也慢慢淡出了我的视线。每当我在异乡感到疲惫时,我总会想起那片宁静的梯田,想起那里轻柔的风、澄澈的水、芬芳的泥土,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失落感,仿佛失去了什么。

毕业后,我回到了云和这个我所熟悉的地方工作,梯田却很少再去。直到前年,我因岗位调动,又一次靠近了这片梯田。云和梯田所在的崇头镇,正是我所在的崇头供电所服务区域内,加上所内无处不在的梯田元素以及精耕细作的梯田文化,因此我们所常常被大家称为“梯田供电所”。

这两年,随着云和梯田名声渐大,开往梯田的旅游巴士队伍排起了长龙,我才意识到,这片我深爱的土地,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今年,云和人如愿以偿地圆了梯田5A梦,吸引了五湖四海的游客纷至沓来。一位杭州朋友带着家人闻讯而来,要求我这个本地人充当一下导游的角色,于是,时隔多年,我再一次走向这片梯田。

与其说是导游,我觉得自己更像是一

个与梯田久别重逢的老友。云和梯田已经不再是那个默默无闻、无人问津的乡间小景,它变得更加美轮美奂、雄伟壮观。梯田宛如大地的指纹,错落有致地镶嵌在山坡上,每一块田地都像是精心雕琢的玉盘,盛满了春的希望与生机。

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徐徐前行,我沉醉于那份久违的宁静与美好,以游客的新奇目光,重新去探寻它的迷人魅力。路边的指示牌和游客中心仿佛在骄傲地诉说,这里已经是一个成熟完备的旅游景区。

走进游客中心,便能深切地感受到这里不仅拥有丰富多样的旅游资源,还有一应俱全的旅游设施。游客可以乘坐观光车悠然地游览梯田风光,也可以选择徒步去探索梯田的奥秘。我们毅然选择了徒步,渴望更亲近这片土地。

顺着山路一步步向上攀登,欣赏着沿途的风景。田埂间,嫩绿的水稻苗争先恐后地探出头来,它们沐浴在和煦的春风中,轻轻摇曳,仿佛在低吟浅唱,讲述着春的故事。偶尔,几只早起的鸟儿掠过稻田,留下一串串清脆悦耳的鸣叫声,为这

宁静的画面更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。

随着太阳逐渐升高,梯田中的水面闪烁着银光,那是清晨露珠与阳光交织的奇迹。远处,重峦叠嶂,云雾如轻纱般缭绕,如梦如幻;近处,梯田与村庄相互依偎,炊烟袅袅升起,与山间轻雾交织在一起,构成了一幅美轮美奂、和谐宁静的田园风光图。

观景台上,架满了“长枪短炮”,一些游客在拍照留念。他们或站在稻田边或坐在观景台上或倚在栏杆旁,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记录着这片美丽的土地。我招呼着友人找个位置站好,拿出手机给她“咔嚓”了几张。

随着夕阳的余晖渐渐洒满梯田,我们结束了这一天的行程,但那份对梯田的眷恋与热爱却愈发深厚。

云和梯田,这个曾经只属于我记忆深处的小小世界,如今已蜕变成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旅游胜地。我想,无论生活如何变迁,我都会记得这条回乡的路,记得这片云和梯田。

穿过一碗米羹

□郑凌红

风在树上走,云在心上走。游离的瞬间,藏着悠然岁月里的蠢蠢欲动。

有时候,他会想着去点开她的朋友圈。尽管,他不喜欢看手机。尽管,朋友圈很拥挤。一个人愿意为一个人去花时间,对另一个人来说是值得欣慰的。哪怕她不一定知道。但喜悦如果被不经意传递,快乐定然加倍。

时间如水流,转瞬跋涉了万水千山。他想起了多年前的相识。清澈,深沉,眼睛里有内容,像欲言又止的话,神秘而撩人。只是相遇如白开水般平淡,轻轻地来,来不及梳理将尽未尽的懵懂。

他问,你是这里人?她点头。这个离县城挺远的山乡,怀着很多艺术细胞。多年以来,从大山走出去的人一拨又一拨,低调地传递了淳朴外的高贵。他知道的,有印象的,在口口相传里,看过的油画里,海岛吹过的风,也在随手抚摸过的带着遥远芳香的器具里。彼时的状态是,一幅画面,一幅画面,钻进他的心。他喜欢看她穿长衫,弥补他的遗憾。像个古人,有缓缓流淌的诗意,也有沉默不语的力量。他知道,她有健康的肤色,尽管这颜色是后天的自我加持。她也知道,他去过她常去的城市,却没能相遇。他不便打扰,她也不会轻易透露行踪。他在不多的文字里,闻到她的香,就像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的高粱酒。

那满山遍野的春奔涌而来,她并没有表现出热烈。也许就像岭上的花,村口老阿妈的索面,掐着指头等待的庙会,自有懂得它们的人趋之若鹜,慕名而来。她知道,成年人最大的高级感,是一个眼神,一个动作,一句将说未说的邀约。

终于,赶上了一个时节。人与自然的遥相呼应,在岁月的洗礼下依然饱满,如少女的肌肤,紧致而嫩滑。热情的水从村口的溪边流过,不紧不慢,悠然自得。穿过熟悉的人群,穿过农人在田埂边歇脚点燃的那缕烟丝,也穿过在厨房里忙碌的系着围裙的厨娘。

风,有暖意,也有凉意。暖意夹杂着万米高空穿透而来的阳光,带给人满足感,小小慵懒,恬静不聒噪。凉意是衣着的增减见证了日头的长短。围裙的仪式感,会凑到袖口的风。厨房是生猛的,如浓烈的酒,把柴米油盐都招进它的麾下,任由指挥,一统味觉江湖。

她意外地出现在厨房里。她第一

眼就看到了她。

像蓝印花布一样,透着不俗。那也是他喜欢的颜色。清雅,蓝调,仿佛天空的柔情蜜意倒灌而来,滋润了不慌不忙,可以安放流浪的心的旅人。

他知道,她是一个旅人。见形形色色的人。看起起落落的风景。偶尔在手机里划过的几句心情,点亮了子午线交汇的夜空,带给人遇见萤火虫般的惊喜和留恋。文字也会在次日消失,只为表达刹那的爱恨情仇。

她在厨房里和那些妇女打成一片。忙着张罗外面那些男人的胃,出过大力气的胃,也享受一份自己参与的味。多年前,她离开家乡,就告诉自己,一个人也要有自己的味。下厨,并不是难事。实在不方便,还有米羹。

老家的干菜,石磨的米浆在钢筋水泥的高处也有替代品。豆腐,辣椒,笋干,香菇,城里的冰箱里也有。

她脑子溜号的瞬间,有人催她切点腊肉片。那不是金华火腿,那是家乡的“美味旋风腿”,隔了地域上最接近的一个千岛湖,也能往西湖绕道。飘进她的家。土灶里的柴火,是邻居上山砍的。柴禾在院里堆着,阳光下靠近院墙,黄出一阵阵眼里发光的喜悦。她就着菜刀切肉,大拇指微翘,四指并拢,轻轻地又坚定地把通透的紫红落在刀板上,突突作响。

一场以米羹为主题的食事就此展开。锅里滚着,他在看着,继而在灶头前方的口字型面前落座,小板凳自在,移动方便。他守着灶火,像守着自己的胃。

她在间隙,瞄了他一眼。跟他说起家乡米羹的故事。有一年,新安江一带闹旱灾,四处饥荒,百姓无米下锅。一位秀才想出个办法,收集每家每户米缸底下的米,混水,磨米浆,菜干杂粮等一锅煮,做成大杂烩。没想到,味道奇香,众口皆调。后来,新安江大批移民来到开化,这一习俗随之带来。

她说,等会儿,我们一起吃米羹。伙包肉,要下次了哈。

他微微一笑,点点头。屋外的风和阳光一起荡漾开来。

屋外,舞柳叶龙的吆喝声断断续续穿进来,他突然想起在她朋友圈看过的那句话:茶没有故事;有故事的,只是喝茶的人。

在心里,他也跟了一句:米羹没有故事;有故事的,只是遇见大溪边的人。

乘着风(外四首)

□陈统魁

乘着南宋的风
吹过元明清
如一颗石子
激起历史的涟漪

你沉沉睡去
列车晃荡
想象接住昨夜
无尽的高烧

我在期待,期待
撕开昨日的疲惫

请击鼓偃
献上一个个笑脸

●最好的

伤悲也许是最好的
赛过浓茶、咖啡

一个意外
简单又复杂

要小孩温习离别
这何尝不是自己

一只鸽子飞过
天空依然孤独地空

●抱憾

一阵风带走姪味
柳絮纷飞返杭
泪眼睁不开

约好清北的微风
习习,不轻不重地吟颂
天涯依依

静心斋的书声
掩上门,掩不住愁
秋色朗朗

你走,就带走

梅月的所有

●七天与一天

突然想起一个人
就想起七天与一天的
同时面临

用七天相遇
如柳絮
春风自在

用一天喜欢
如宋城
用一辈子慢慢回忆

对一天总是抱怨
想到逃离

对七天
总是期盼想念

循环往复
非想非非想处

●霸天虎过山车

那个从黑暗的温水中
想急急赶路的人
突然加速
被丢在速度之外

失去那种把控
最本能的尖叫
和闭眼
来应对恐惧

扭转减速倒翻
再加速,俯冲
指引到远方的风景
不再讨厌的那种人了

有你常在
只要一步就活成自己